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6, 16(11), 755-76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112440

Hans汉斯

审视与建构：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价值与路向

宋　静，刘雅慧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1日

摘　要

学前教育是个体成长中的基础教育，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和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关注，幼儿园课程、教学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入，民间传统游戏逐渐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但由于“重教轻玩”社会观念的根深蒂固、功利性教育价值取向泛滥，外来教育理念冲击以及民间传统游戏自身的限制，导致民间传统游戏陷入生存困境。基于此，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支持，提供政策保障；社区空间支持，拓展教育空间；幼儿园组织支持，创生园本课程；家庭活动支持，构建家园联动机制。

关键词

民间传统游戏，幼儿园课程，教育价值，文化传承

Looking at and Building: The Value and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Folk Games into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Jing Song, Yahui Liu

Hope College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October 5, 2026; accepted: November 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1, 2026

Abstract

Preschoo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n individual’s growth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untry’s focus on basic educ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excellent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s

文章引用: 宋静, 刘雅慧. 审视与建构: 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价值与路向[J]. 教育进展, 2026, 16(11): 755-763. DOI: 10.12677/ae.2026.16112440

are gradually deepening, and traditional folk games are becoming an indispensable resource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kindergartens. However, due to the deeply rooted social notion of "emphasizing teaching over play", the prevalence of utilitarian education valu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folk games themselves, these games are facing survival challenges. Therefore,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folk games into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requires top-level design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policy guarantees, community space support to expand educational spaces, kindergarte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o develop in-school programs, and family activity support to build a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system.

Keywords

Traditional Folk Games,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ducational Value, Cultural Herit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学前教育逐渐面临文化同质化与游戏异化的挑战。民间传统游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其蕴含的朴素教育智慧(如合作精神、自然感知、规则意识)与当代幼儿园课程倡导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文化传承”等理念高度契合。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跳房子、抓石子、翻花绳等传统游戏正从幼儿生活中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电子屏幕与结构化玩具的泛滥。这一现象不仅导致儿童身体活动量下降、社会性发展弱化，更割裂了代际间的文化传递链条。2012 年《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珍视游戏对幼儿发展的独特价值[1]。2014 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2016 年《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指出：“游戏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3]。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领域[4]。国家和社会对幼儿游戏、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关注，促使研究者对民间传统游戏在学前教育阶段的传承与发展更为关注重视。如何将民间传统游戏科学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使其在现代化教育语境中焕发新生，成为学前教育领域亟待探索的课题。

民间传统游戏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主要分为民间体育游戏、民间智力游戏、民间美术游戏、民间说唱游戏四大类[5]。关于民间传统游戏的内涵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研究者认为，民间游戏是游艺民俗中最常见、最普遍和最有趣的嬉戏娱乐活动之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玩耍，它广泛流传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6]。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民间游戏是人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游戏，参与者至少有两个人，且有着独特的规则和稳定的表现形式[7]。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民间游戏包括了身体活动或智力性游戏[8]。虽然不同学者关注点有所不同，但其中仍不乏有共通之处，即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具有娱乐性、规则性、传承性、竞技性、地域性等特点。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视野、儿童发展的视野、教育学的视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社会文化视野中，民间传统游戏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日常生活民俗活动上升为文化教育资源逐渐演变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具象表达，成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9]；在儿童发展的视野中，侧重于关注民间传统游戏对儿童发展的独特价值，兼具品德塑造与文化浸润的双重使命[10]；在教育学视野中，主要探究民间传统游戏与教育之间的“应然”“实然”关系，致力于民间传统游戏与幼儿

园课程及教学的整合研究。强调民间传统游戏的实践性可以助推课程资源客体化向幼儿主体经验的现实转化[11]，在创新传承中融入现代文明意识，在游戏扩展中体现现代教育理念[12]。如幼儿园游戏化教学，儿童游戏活动智能化[13]。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对民间传统游戏的理论、价值、实践方面均有所涉猎，但缺乏民间传统游戏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基本理论及实践层面的机制探究。因此，重新梳理审视民间传统游戏对儿童发展的独特价值，探索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路径势在必行。

2. 民间传统游戏的价值意蕴

民间传统游戏有着特定人群(主要是青少儿童)，且具有一定形式、规则、内容，是广泛流传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的一种游戏形式[14]，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最贴近儿童生活的民间传统文化，亦是儿童的一种学习方式。而民间传统游戏作为游戏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幼儿园课程的一种基本活动，具有多维时代价值：对儿童来说，是促进其“体智能”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对幼儿园来说，是丰富课程资源，建设园本特色课程的重要手段；对家长来说，是增进亲子关系的重要途径。

2.1. 民间传统游戏有利于儿童“体智能”的全面发展

“体智能”是幼儿发展的核心维度，包含体能(身体素质、运动技能与健康水平)、智能(激发潜能、发展思维与创造力)和综合能力(合作精神、规则意识与社会交往能力等)三个方面[15]。民间传统游戏以其自然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在幼儿体智能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能够实现“玩中学、学中玩”的教育效果。

首先，民间传统游戏多以身体活动为主，能够全面增强幼儿体能。如“跳房子”“跳皮筋”等，不仅可以锻炼儿童的跳跃能力、平衡能力，还有利于增强抵抗力，从而达到增强体魄的目的；再如“滚铁环”，需要儿童在游戏过程中手脚并用，有利于锻炼儿童手眼脑协调能力。

其次，民间传统游戏蕴含丰富的认知挑战，能够促进幼儿智能的发展。如“猜灯谜”，这类游戏往往对儿童的词汇储备、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判断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儿童在进行此类游戏时，必须有一定量的知识储备作支持，再结合现实观察，充分发挥其想象力，猜出谜底，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儿童的思维，对儿童的智力发展大有裨益。再如“丢手绢”“跳花绳”，一边唱歌，一边跑跳，一边思考，这样有利于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养成敏捷的思考反应力及判断力，这对孩子头脑功能的发育极有帮助。

最后，民间传统游戏是一种综合性的游戏，能够发展幼儿综合能力，如社会性、情绪管理和文化认同感。在社交层面，集体游戏如“老鹰捉小鸡”和“丢手绢”通过规则约束和角色互动，自然地培养了幼儿的沟通技巧、团队意识和冲突解决能力。情绪管理方面，游戏中的竞争与协作让幼儿学会调节情绪、面对挫折，如“跳房子比赛”教会他们接受失败，“一二三木头人”训练自我控制能力。文化传承上，如民间传统游戏“舞龙”。游戏中，儿童结合自身感官，通过认识舞龙，制作龙珠、龙身，玩舞龙游戏等一系列活动逐步建立起有关“舞龙”的知识经验，既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又激发起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此同时，活动还强化了儿童的团队合作意识，让儿童在游戏中提高了自主学习探究等多方面的能力。

2.2. 民间传统游戏有利于丰富幼儿园课程资源，锻炼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

课程资源是课程和教学信息的总称，幼儿园课程资源指的是有利于实现幼儿园教育教学目标的因素来源和必要而直接的实施条件[16]，如环创和主题活动。民间传统游戏来自民间，广泛流传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趣味浓厚，能够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是幼儿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的珍贵资源[17]。特别是民间传统游戏所使用的游戏材料主要是废旧物品或用动植物加工、改造的，取材便捷，经济适用。幼儿园可以根据安全性、趣味性、适龄性等原则，对民间传统游戏进行筛选整理改造，将其融入到幼儿园的五大领域中去，有利于开发出一系列民间传统游戏园本特色课程。如山东利津幼儿园，努力挖掘、整理和创新民间传统游戏，致力于让幼儿园成为活动着的民间传统游戏博物馆。经过10余年的探索创建，利津游戏闻名全国，成为中国本土游戏的典型代表。民间传统游戏资源在学前教育阶段的有效开发利用关键在于幼儿教师的主体意识和具体实践能力[18]。换言之，幼儿教师是民间传统游戏活动的开发者、组织者和指导者[19]，是民间传统游戏实施的必要条件，决定了民间传统游戏资源的鉴别、开发、改编、利用。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不断学习民间传统游戏相关理论知识，既提高了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增强了传统文化知识素养，又锻炼了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有利于自身的专业成长。

2.3. 民间传统游戏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

民间传统游戏来源于生活，不仅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很多家长童年记忆的重要板块。很多民间传统游戏都是家长亲身参与、切身感知过的。让儿童玩其家长玩过的民间传统游戏，让家长讲述游戏规则、作示范并参与其中，一方面让家长和儿童都有一种参与感，有利于培养多方协作精神；另一方面有利于亲子互动，增进亲子关系。如民间传统游戏“过家家”。游戏中，家长和儿童互换角色，让儿童来做爸爸妈妈，从家长角度出发看问题，体会家长照顾小孩的不容易；让家长来做小孩，从小孩的视角出发，感知孩子的需求，从而感知亲子关系的变化，建立起亲子互动的桥梁。在游戏中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增进两者之间的关系。

3. 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现实困境

民间传统游戏渗透于各种民俗文化之中，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所有人的童年生活中都有游戏的影子，人们在游戏中发现，在游戏中成长，通过游戏不断认识周边的世界。但那些陪伴人们良久，给予人们快乐的民间传统游戏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3.1. 社会因素：游戏观念、游戏市场、游戏空间的三重影响

3.1.1. “重教轻玩”的传统游戏观念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营造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再加上“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教育思想盛行，把学习与“玩耍”“游戏”完全对立起来，游戏被认为会妨碍教育，是荒废学业、不思进取的一种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演变为各种升学考试，考试成为升学、人才分流的主要方式[20]，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在教育评价指挥棒的影响下，学前教育被迫卷入到“幼升小”的竞争中去。由此，“早期教育越早越好”，期望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就掌握小学生的学业知识技能，相应地，游戏就被忽视了。

3.1.2. 现代化和商品化游戏玩具占据了儿童游戏市场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电子产品的流行对儿童的游戏内容、形式和方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相比需要一定场地空间和玩伴的民间传统游戏，现在的儿童游戏已经逐步电子类游戏化了[21]，如王者荣耀、吃鸡。再者，商品经济利益至上，使其自然而然地瞄准了儿童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儿童玩具市场的日益扩大，便成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些受利益驱动所开发生产的商品玩具往往集合声、色、光、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很是受儿童的欢迎，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而传统手工自制的玩具则日渐没落，渐渐淡出了孩子们的游戏生活。

3.1.3.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占据了儿童的游戏场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许多乡村儿童也

跟随其父母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压力日益剧增，导致城市用地空前紧张。人们的居住空间也由平房村落转变为高楼小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由开放走向了封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际也越来越淡薄，儿童游戏的场所也由户外转向室内，甚至仅仅局限于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游戏伙伴的减少。民间传统游戏一般是多人集群性活动，其开展需要一定的游戏空间，但在城市居住的儿童难以找到适宜开展游戏的场所。

3.2. 家长因素：“鸡娃”遍地，教育内卷

“鸡娃”指的是用打鸡血的方式教育小孩，催促孩子学习的一种新说法。“鸡娃”的背后是焦虑的家长，现实“鸡娃”家庭中，大部分都要求孩子应试和才艺样样不能少，特别是升学应试。“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以及“读书改变命运”“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功利性教育思想加剧家长教育焦虑，导致他们对孩子学习的管控更加严格，优先选择英语启蒙、思维训练等“见效快”的课程，挤压了儿童游戏的时间。且家长对显性知识学习的过度追捧导致传统游戏的教育价值被遮蔽，据调查大部分的家长认为跳房子、抓石子等游戏“缺乏知识含量”，忽视了其中蕴含的空间认知、数量关系等发展价值。

3.3. 幼儿园因素：迎合外来教育理念，同质化倾向严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很多幼儿园的基本价值取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比如一些高端幼儿园，国际幼儿园，在进行学前教育课程设计时，过分地引入外来的世界性课程[22]，如蒙台梭利课程、欧吉瑞课程，大量采用具有现代气息的教育材料和高科技玩具，从而忽视了丰富的民间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除此之外，幼儿园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统一要求，实施国家课程或地方课程，同质化趋势明显，未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23]。但引进外来课程理念本身并非问题。蒙氏课程强调儿童自主性、秩序感和操作学习，瑞吉欧对儿童百种语言、项目探究和社区参与的关注，都有值得借鉴之处。真正的问题在于引入时缺乏文化审视与本土转化，把外来课程当作“普适性”方案照搬，导致课程与幼儿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和本土资源渐行渐远。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实施中的“一刀切”，又进一步压缩了本土文化内容的空间。

3.4. 民间传统游戏自身因素的限制

民间传统游戏虽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质量与效果。

首先，部分民间传统游戏在内容与形式上与现代幼儿发展需求存在距离。民间传统游戏由于历史悠久，一些玩法和教法比较生僻，与现代实际的社会生活和儿童生活相脱节[24]，不一定适合在幼儿园内进行。民间游戏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其内容多与农耕生活、乡土社会相关，部分游戏规则简单、玩法单一，对幼儿的认知挑战和创造力激发有限；也有一些游戏带有旧时的性别刻板印象或粗俗成分，如某些对抗性游戏包含推搡、拉扯等动作，或歌词内容与现代价值观不符，需要教师进行大量筛选与改编。这种“原生态”与现代教育目标之间的落差，使教师在选用时常常感到“拿来就能用”的民间游戏并不多。

其次，民间传统游戏在安全与卫生方面存在一定隐患。一些游戏需要奔跑追逐、身体碰撞或在户外粗糙地面上进行，如老鹰捉小鸡、斗鸡、滚铁环等，幼儿在游戏中容易摔倒、擦伤或发生冲突；部分游戏使用石子、木棍、铁环等材料，对幼儿的手部精细动作和自我保护能力要求较高。幼儿园教师面对较大的安全责任压力，往往对这类游戏持谨慎态度，甚至选择放弃。同时，一些民间游戏材料不易清洁消毒，在卫生管理严格的幼儿园中也难以推广。

再次，民间传统游戏的年龄适宜性和发展梯度不够明确。许多民间游戏在民间自然传承中并没有严

格的年龄分层，同一游戏可能适合不同年龄段，但玩法差异不大，缺乏从小班到大班循序渐进的设计。幼儿园教师在面对三至六岁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时，难以直接照搬民间玩法，必须进行改编，而改编又需要较高的专业能力。这导致一些教师在尝试后因“孩子玩不起来”或“大班觉得太简单”而放弃。

此外，民间传统游戏在文化传承中还面临“原汁原味”与“教育适宜性”之间的张力。若完全保留传统玩法，可能不符合幼儿园教育目标和安全要求；若改编过多，又可能失去民间游戏的文化内核和独特韵味，甚至变成“披着民间游戏外衣”的普通游戏。这种两难处境使教师在课程化过程中容易陷入迷茫，也影响了民间传统游戏融入课程的深度和可持续性。

最后，民间传统游戏的资源分布零散，缺乏系统整理与理论提升。许多游戏散见于地方志、民俗著作或老一辈的口耳相传中，尚未被系统地搜集、分类和教育化改造；已有的民间游戏集也多以小学或社区活动为对象，专门针对幼儿园课程的系统性资源相对匮乏。教师往往依靠个人经验或网络零散信息进行选材，难以保证游戏内容的丰富性、适宜性和教育性。

4. 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路径探索

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有赖于政府、家庭、幼儿园、社区的多方协同，多措并举，使其适应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4.1. 顶层设计支持：着力于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政策引领

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需要政府参与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相关政策，为其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首先，国家发布相关文件引导地方政府及幼儿园注重民间传统游戏资源的开发利用，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地方高等院校、幼儿园合作开展民间传统游戏课程研发相关研究活动。其次，建立健全民间传统游戏活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教学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民间传统游戏活动的目标、过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反思，有利于改进、创编民间传统游戏使之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提高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学前教育的实效。最后，组织开展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如“游戏点亮儿童生活”，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转变家长观念。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民间传统游戏观，使其认识到民间传统游戏的独特价值，认识到儿童是在游戏中成长、在游戏中发展的，不应一叶障目，防微杜渐，扼杀儿童的天性。游戏是儿童的权利，不应随意剥夺，应该给予尊重、支持和帮助，让儿童成为游戏真正的主人，感受游戏带来的快乐，有一个充实且幸福的童年。通过这样政府部门牵头保障，专家学者专业支持，幼儿园落地实施形成合力，为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保驾护航。

4.2. 社区空间支持：促进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场域延伸

社区指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聚居的居民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实体，即“多个小家组成的大家”，是家庭的延伸拓展[25]。民间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引领和家校的密切联动，还需要社区的协作支持。一方面，社区发挥文化教育中心作用，根据民风民俗选取适宜的民间传统游戏，定期举办舞龙、踩高跷、扭秧歌等民间传统游戏比赛，鼓励社区成员积极参加，在此过程中，社区成员互相交流学习育儿心得，既提升教育能力，又增进了亲子互动，从而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另一方面，发挥社区的场域功能，构建社区民间传统游戏体验中心，为儿童民间传统游戏提供游戏场所、游戏设备。如北京“四环游戏小组”，本着“面向社区、依托社区、服务社区”的理念，挖掘家长、社区教育资源开展融合教育，组织志愿者和家长一起收拾租赁的屋子，用空易拉罐制作“高跷”“梅花桩”等低成本、低结构化的游戏材料，为儿童游戏提供支持。

4.3. 幼儿园组织支持：创生民间传统游戏园本课程

民间传统游戏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其传承与发展必然离不开学前教育。幼儿园和幼儿

教师根据当地特色与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收集、改编民间传统游戏，开展园本课程研讨活动，不断提炼打磨，促进民间传统游戏与幼儿园课程的有机融合[26]，形成一系列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民间传统游戏教材，如《花样民游－幼儿园民间传统游戏的创新与指导》《幼儿园民间游戏课程开发与实施》等。

4.3.1. 挖掘整理民间传统游戏素材，积极改编与创编

首先，多渠道收集民间传统游戏素材，建立民间传统游戏资源库。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图书馆，另一方面发动研究民间传统游戏的机构或个人、教职工、家长、邻居、亲朋好友，建立多元化的民间传统游戏资源收集路径，为后续的民间传统游戏体系化、课程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遵循安全性、教育性和适宜性原则对民间传统游戏进行多维度的分类(运动类、智力类、社交类等)和筛选，并加以改良，如材料替代、规则简化及文化内涵挖掘，使其更好地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再次，幼儿教师将民间传统游戏渗透到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全过程，如教学活动、主题活动、区角活动，幼儿的一日活动中。但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一是适宜原则(适宜儿童的年龄、需求)；二是就近原则(贴近儿童现实生活)；三是有趣原则(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和积极性)；三是有益原则(益于儿童德智体美劳综合品质的培育)。

4.3.2. 进行园本研究，使民间传统游戏课程化

幼儿教师是园本课程建设和实施的主力，立足于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游戏实践，结合幼儿园实际，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按照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从小班到大班梯次编排制定课程目标(知识、技能、情感)，设计游戏内容，将民间传统游戏创造性地融入到幼儿园的五大领域中去，由此形成较科学系统的民间传统游戏活动课程内容框架体系，如图 1 所示。课程实施方面，通过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环境创设游戏角落，将民间传统游戏有机融入日常教学计划，以周为单位固定开展游戏活动，并巧妙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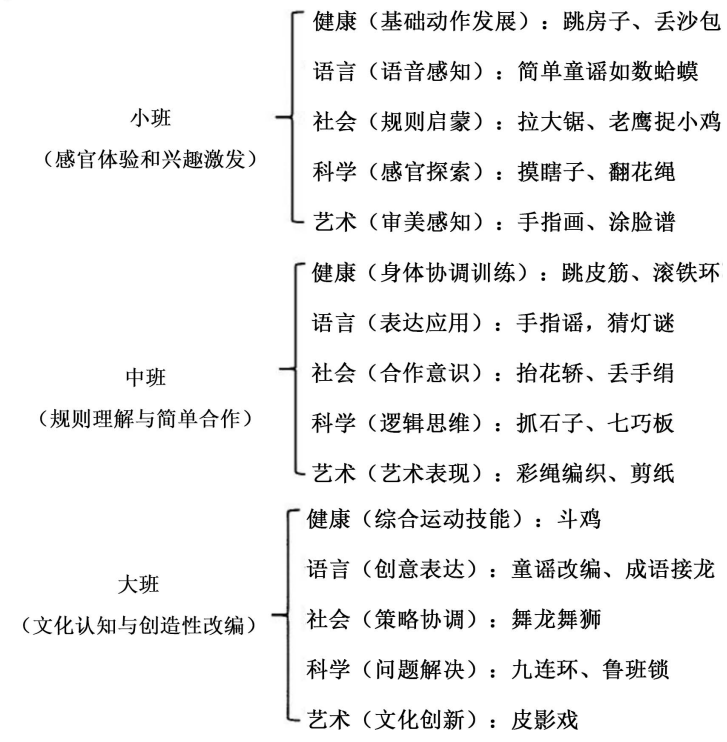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ntent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folk game activities course
图 1. 民间传统游戏活动课程内容框架

季节特征与节日文化设计特色游戏内容，并在班级内设置多样化的游戏区域，配备丰富的游戏材料，支持幼儿在自主探索中根据兴趣选择游戏项目，以此促进幼儿个性化成长与全面发展。同时构建“三维”(幼儿表现－教师行为－效果反馈)动态评价体系，通过观察记录民间传统游戏中幼儿的表现和教师的行为，反思研讨游戏的效果，全方位推动课程质量的优化与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然后，邀请学者专家研讨反思，共同制定民间传统游戏课程标准，明确具体课程内容，编写民间传统游戏园本教材，形成“采集－改造－实施－评价”的闭环系统，使民间传统游戏既保留文化基因又符合现代教育需求，实现文化传承与幼儿发展的双赢。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应主动承担起开发、引导者的角色，关注儿童的学习与发展，聚焦儿童的经验、兴趣、发展水平，注重儿童在游戏中的生成性内容，保障园本课程内容的合理性，进而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4.4. 家庭活动支持：构建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家园联动

家庭是儿童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既是儿童的养育者与教育者，又是家庭中的儿童游戏伙伴与游戏环境的提供者[27]。因此，家长的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着家长的教养行为，并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民间传统游戏承载了众多家长的童年记忆，不仅是与孩子进行亲子互动的良好手段，同时也是开展家园合作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引导家长注重幼儿的知识获取转向注重幼儿的情感体验，从而认可民间传统游戏，理解民间传统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价值，为儿童游戏提供充分的游戏活动空间和时间；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家长的教育资源作用，收集民间传统游戏素材，构建民间传统游戏资源库。除此之外，幼儿园在日常开展教学活动时，注重家长的参与。如邀请家长到幼儿园开展民间传统游戏小课堂，讲述曾经玩过的民间传统游戏内容、规则及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并做示范，带领儿童一起玩民间传统游戏；再如幼儿园将民间传统游戏渗透到元旦运动会、国庆节等大型活动中，鼓励家长和儿童共同参与，增强亲子互动，提高儿童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家长通过参与民间传统游戏活动，不仅可以加深自身与孩子间的亲子关系，也有助于家长理解幼儿园教学，形成家园联动机制，实现教育合力。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印发《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210/t20121009_143254.html, 2012-10-09.

[2] 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s7061/201403/t20140328_166543.html, 2014-03-28.

[3] 幼儿园工作规程[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2/t20160229_231184.html, 2016-03-01.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017-01-25.

[5] 刘丽娜. 传统民间游戏与园本课程建设研究[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0(6): 15-18.

[6] 乌丙安, 著. 中国民俗学[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313.

[7] 陈连山, 著. 游戏[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18.

[8] 朱华, 蒋东升. 教育学视角下传统民间游戏与竞技的价值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6(1): 75-78.

[9] 黄兴忠, 邱兰君. 从传统民间游戏看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生成脉络[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47(1): 125-132, 138.

[10] 张淑满. 传统民间游戏进入幼儿园: 活态传承助力幼儿发展[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25(2): 74-77.

[11] 沈艳凤. 幼儿园民间游戏课程的开发[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12): 80-83.

[12] 肖素丽. 幼儿教育应对优秀传统民间游戏创新性传承[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11): 106.

[13] 岳伟, 李文娟. 智能时代儿童的“数字化生活”: 基本图景与教育应对[J]. 学前教育研究, 2026(2): 14-23.

[14] 朱淑君, 著. 民间游戏[M]. 安阳: 海燕出版社, 1997: 2.

[15] 赵莉, 李宙神. 高职与幼儿园协同育人模式下幼儿体智能课程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J]. 青少年体育, 2026(4): 94-99, 124.

[16] 陈秀端. 园本主体下幼儿园课程资源管理的实施策略与程式研究[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2(4): 128-131, 144.

[17] 苏金凤.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 教育观察, 2022, 11(15): 42-44, 56.

[18] 钱俊莉. 玩转民间游戏 点亮七彩童年[J]. 山西教育(幼教), 2022(8): 70-71.

[19] 胥兴春, 李晴. “玩童”的哲学意蕴、困境与实现[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2, 36(4): 1-14.

[20] 李以盛. 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课堂构建[J]. 教育现代化, 2016, 3(26): 223-225.

[21] 袁鸿. 新时代幼儿园课程园本化的实践研究[C]//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 2020 年课堂教学教育改革专题研讨会论文集. 2020: 1289-1290.

[22] 王露. 基于“活教育”思想的民间游戏园本课程开发路径探索[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9): 78-84.

[23] 王英.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研究——评《幼儿园民间游戏课程开发与实施》[J]. 中国油脂, 2022, 47(2): 164-165.

[24] 姚刚. 湘西州幼儿园民间体育游戏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吉首: 吉首大学, 2021.

[25] 王海燕. 民间传统游戏的失落与回归[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1): 5-9.

[26] 邓富元, 孙山. 传统民间游戏应用于幼儿园一日活动的策略研究[J]. 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24(6): 43-46.

[27] 易徐笑. 家长助力民间传统游戏回归幼儿家庭的思考[J]. 教育观察, 2020, 9(32): 117-119.